

甜芦粟与晚报情缘

◆ 吕庆

夏天携妻去崇明旅游，景点周边有不少当地农妇把宅基地里种的甜芦粟拿出来叫卖，这勾起了我一段美好的记忆。我动情地告诉妻，从学生时期第一次爱上新民晚报，到如今成为她的忠实读者，我得感谢甜芦粟呢！

暑期卖起甜芦粟

1960年的夏天，我在杨浦区的建设中学（当时改名为“孝和中学”）念高一。放暑假了，想到同学之间说好要去白令寺游泳，还要看几场电影的约定，心里不禁发起愁来。

那时候上午场游泳票1角2分钱一张，而看一次学生场电影才8分钱，现在的中学生大概会感到迷惑：这点钱也值得犯愁？然而，那时我母亲在里弄给水站管自来水，微薄的薪水要负担我和姐姐的吃饭、穿衣、读书，暑假一过，新学期的学费、书籍费都得筹划，我怎么也拿不出开口向家里要这点钱的勇气。

同学马季龙，家里条件也差，父亲长病假，母亲辞去里弄生产组的工作在家里照顾病人。两个人背靠背坐在学校的草地上愁眉苦脸地想着心事。突然，他用力拍了一下大腿，跳起来说：“我们向家里借点钱，去贩甜芦粟卖吧。”见我瞪大眼睛疑惑着，急忙解释道，他弄堂里有户人家，兄弟两人一到放暑假就做这生意，不仅赚够了当年学费，剩下的钱还够一人买一双“回力”球鞋。临了又补充说：“肯定能赚钱！”我被他说得心里痒痒的，美美地设计着：一等赚到大钱，就去包下整个学生场电影招待全校同学！

晚上回家跟母亲商量，她居然没反对，问隔壁大块头阿姨借了3毛钱给了我。小龙也如愿借到了。两人兴冲冲地跑到马玉山路控江路口的马桥村金家宅，找到当地的农民，各买了15根甜芦粟，一路跑跑歇歇，欢欢喜喜地扛到平凉路杨浦电影院的对面，一根挨一根地竖起来靠在国棉九厂公房的围墙上，摆起了摊。

每根3分钱，卖掉一根赚1分。想到有百分之五十的高额“利润”，我连脸上的汗都顾不得擦，就卖力地向路人吆喝起来。不过，人生第一回做小生意，卖的又是“婆婆妈妈”的小农产品，对像我这样青涩的学生来说，面子难下，心里更忐忑不安，就怕碰到同学和熟人。也真让人尴尬，常常是这样，你越是怕的事，就越是要找到你头上来。“开张”后的第一笔生意，有个阿婆正在挑挑拣拣的时候，我老远瞥见隔壁人家的新娘子过了马路正朝这边走来。我一下子慌了神，原本喜洋洋的感觉一扫而光，急促地冲着老人说：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”她被我的鲁莽弄得火冒三丈，狠狠地把手里的甜芦粟摔到地上，嘴里嘟囔道：“神经病，我又没有还你价，怎么一会说卖一会说不卖啦？”我也不敢再理她，背转身面孔对着围墙，佯装在剥粘在墙上的石卵石玩。小龙看出了我的尴尬，跑过来拣起摔在地上的甜芦粟，将我朝前推推，压低喉咙说：“到那边看报纸去……”

双休日上午，我那退休了的丈夫在家左等右等，那早已过了预约时间内前来补课的同学还没到，他眼睛盯着墙上的那只钟频频在叹气，时不时地在沿街窗口探头远眺着。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儿。弄得在一旁的我也心烦意乱。

终于憋不住了，他打了只电话给那同学的家长，问是什么情况。那边家长很清晰地说道：“儿子明确说他八点半准时要到傅老师处去上数学课的。难道他还没到？那么，那么……”家长是某商场的双职工，其时皆已上班，电话里透出的是万般的无奈。

钟上已是九点半都过了。“孩子，你在哪儿呢？”老傅急了。他一搁下电话就叮嘱我一声：“我去找他去，如果他来了，你嘱他在这儿等我。”说罢要开步走。

我急问：“你根本不知他在哪儿，偌大一个苏州，你上哪里去找他呢？他不来上课你可

躲人发现“新绿洲”

原来，离我们“摊位”几步远的墙头上，有一排贴报栏，贴着新民晚报和其他几种报纸。但那次因为紧张，我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脑子里去。不过从此，一发现有熟人经过，我就装着站在那里看报纸，贴报栏似乎成了我的“避难所”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它就成了我汲取知识、释放情感的“绿洲”。没生意的时候，我会挤在人丛中认真地读新民晚报，有时候还会把整张报纸翻来覆去读几遍。因为，那上面许多精彩的文章深深地将我吸引住了。有一个叫“谈新闻”的小专栏，每天都有，只百把字，有的甚至不过几十个字，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剖析当天或近日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，我十分爱读。当然了，最吸引我的是体育记者小秀写的足球比赛的报道。当年，我是校足球队的前锋，虽然体育老师经常带我们出去观摩优秀球队之间的比赛，但逢到市队、国家队等精彩的赛事，“昂贵”的票价吓得我只能到同学家里，从收音机中收听实况转播，有时因为上课错过了收听，心里会几天不爽快。而小秀笔下描述的比赛场景，精彩刺激，读了如同在现场观战，热血沸腾，忘乎所以。有几次，找到我喜欢的球星像张宏根、方韧秋他们拔脚怒射将球踢进对方球门的文字时，会情不自禁地抬起脚往墙上踢去……这时，我好像才发现上海有办得这么好的报纸、有把比赛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得体育记者，总要责怪自己怎么没早点“发现”新民晚报！

后来的许多日子，即使把甜芦粟早早卖光了，我也要等当天的新民晚报贴出来，读完全部要看的內容后才收摊回家。渐渐地，我已经不满足只读原来喜欢的那些內容了，还读林放的“未晚谭”，读“夜光杯”上的许多诗歌、散文、随笔……每次读，我都会为那些作者的生花妙笔慨叹和兴奋。从马桥村把甜芦粟扛到平凉路，至少要走50分钟时间，寂寞时，我常常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把这些文章背诵给小龙听，他因此还替我起了个绰号：“报痴”。后来，连负责每天贴报纸的里弄干部都知道了我的“怪癖”，下午换报纸时，总不忘把前一天的那版副刊抽出来送给我……

遇到两位好心人

在摆摊做生意的日子里，我们每天早出晚归，天气再热，喉咙口再干，两人连四分钱一根的盐水棒冰也舍不得买，而是把前一天赚到的钱贴进去再进货，这样每次都可以多



插图 田红

批几根回来。如此坚持了半个假期，我们的“追加投资”终于有了回报：还掉向母亲借的，居然还净赚了二元多钱。我自豪地如数交给了母亲，她用手托着钱掂了掂，像是在感觉这钱的分量和温度，沉思片刻后，只抽掉放学后学校要收的书籍费，其余都塞回我手里，让我自己安排。

手里的这点钱，假期里看几场电影和游几场泳是没问题的，还余下的钱怎么花？小龙说：“去吃碗阳春面，犒劳犒劳自己吧，太阳底下晒了这么多天，蛮辛苦的。”他的话倒也不假，自己心里也曾闪过这样的念头。那时，正是困难时期，肚子里没有油水，也没办法保证每顿饭都吃饱。可一碗阳春面要卖一块多钱，按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，这可是天价，就是一般人家也消费不起，条件稍好的，轻易也舍不得下馆子去吃它。但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，这碗仅仅在汤里飘着几颗葱花的清面，实在有着不小的诱惑。我舔舔嘴唇，咽下几口口水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摇摇头，拉着小龙就走。

就在我转身的那刻，突然想到了贴报栏，想到了新民晚报：开学后就不方便读到了，心里有点莫名的失落。我悄悄算了一笔账：每份售价3分钱，一个月订费9毛，还不到一碗阳春面的价！留下准备游泳和看电影的那部分，差不多够订一个月的报纸了……

当时，我们弄堂里有叫徐玲媛的阿姨，

是杨浦邮电支局的优秀投递员，新民晚报专门介绍过她的事迹。她每天要到我母亲管的给水站拎水，跟我家也很熟。我回家找到她，她听我说就订一个月的新民晚报，感到有点奇怪，对我手里捏着的9毛钱的来源也颇感兴趣，我也被她迷惑的眼神盯得不好意思起来。等知道我这点钱的来历后，她笑着把钱接过去了。第二天傍晚我就拿到了她送来的报纸，原来她为我垫了一毛五分钱办了“破月订报”，将这个月剩下的五天报纸一起订进去了。

一个月很快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，徐阿姨又给了我直接的关怀。有一个和她处得很熟的教师订户，听她说了我把暑期挣的钱省下来订一个月报纸的故事后，受了感动，两人商量好：徐阿姨给他送当天新民晚报的时候，把前一天的报纸带回来给我看，一个星期后，我再把过期报纸集中起来，交给徐阿姨还给他。虽然是隔天的新民晚报，但我依然读得津津有味，从中汲取了不少有利于自己健康成长的知识，也慢慢地受影响爱上了文学写作。遗憾的是，这位好心的老师，我只是从徐阿姨嘴里知道他姓邓，却从未见过他一面，直到两年后他去支内，都一直这样默默地关心着我这个普通学生，而我只托徐阿姨带过一张表示感谢的字条，却没有曾有机会当面向他道谢过。

稿费助我终圆梦

1964年，我进厂当了学徒，业余时间可以到工会图书馆看新民晚报了，但图书馆有规定的开放时间，报纸也不能借回家读。因此，什么时候能自己订一份新民晚报，每天临睡前，把白天没来得及看完的文章，躺在床上再认真真读一遍，带着温馨的感觉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，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。

那时，虽然我每月有了16元8角5分钱的学徒津贴，可因为要贴补家用，为母亲分挑生活担子，因此，这愿望一时还难以实现。有几回领津贴时下了决心去订一份，但还没走到邮局门口，脚却由不得自己地往回走；有次在邮局的订报窗口踌躇了半天，也没把报纸订回来。母亲见我闷闷不乐，猜出了我的心思，手在袋里伸进伸出了几回，递给我一元钱，说：“你欢喜看夜报，就去订一份，以后每月少给我一块吧。”我想也好，但刚走出弄堂口又转身回了家：不订了！到工会图书馆读报也一样的，母亲肩上的担子太重了！

1965年初夏，美国军队武装干涉多米尼加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慨，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我连夜写了一首诗“警惕的窗口”，没等天亮，就借了辆自行车骑着送到圆明园路50号新民晚报收发室。没想到当天下午就见报了！编辑把我的这首诗排在版面的正中间，醒目而清晰，我捧着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心里洋溢着战士的豪情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。不久，收到了报社寄来的8元钱稿费，这让我惊喜万分：它可相当于我半个月的津贴费呀！这次，我没有再犹豫，到邮局取出钱后，转身就在另一个窗口，贴足了钱，订了一年的新民晚报，实现了长久埋在心底的愿望。

屈指数来，新民晚报陪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，早就成了我的世交挚友。每天下午，当我从信箱里取出报纸时，常会想起年轻时订阅新民晚报的那些事，感慨之余，回味着崇明芦粟的甘冽清甜，心里总是美滋滋的……

责任

◆ 吴凤珍

随他去，这与你是不搭界的。”

他略微狡黠地一笑：“去找找看。”然后严肃地说：“他不来上课或者贪玩等都是小事，可，说谎话却是大事，既然我们知道了，怎说不搭界呢，我必需及时纠正，这是责任！”他匆匆地出门去了。

这下轮到我在沿街的窗口焦急地等待老傅了。家家户户的窗口都已飘出了饭香与菜香，我家的饭菜我早已煮好了，我枯坐等待着。已是12点半了，凭窗远眺，路的两头远处尚无出现我最熟悉的身影，我的肚子里却在唱“空城计”了。看来，他确实是在全苏州的角落落里兜转来地在找这位贵门生的了！

我有糖尿病饿不得，只能先吃了。此时，已是一点多了，我也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我们平时不用手机，有点什么事，怎么办？他毕竟老了啊……

饭菜热了再热。快近一点半了，他才疲惫不堪地跨进门来。我急问：“找到了？”他喘着气，顾不上说话，只朝我点了点头，就筋疲力尽地跌坐在饭桌前，抓住了筷子只管扒饭。刚吃了几口，一双筷子“扑”地掉在桌上，双眼闭了，却坐着在打盹了——这下我可难了：是唤醒他让他继续吃饭，还是搀扶他先去睡觉呢？先检查一下饭碗里的饭，见已吃了近一半左右了，凉来已不妨事了的，我便使劲搀扶着

让他上床先睡一会儿再说。

他是太累了，把他躺在床上脱鞋，盖上被子，再细细瞧他神态——他已有了轻微的鼻息了，脸上呈现出的是一副如释重负后的轻松状。不用问他的了，答案我已猜出来的了。这下我那颗师母的了，也是悬着的心总算也能随之而平静地落下胸膛里的了！

做家教老师做到了他这份份上的，不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至少也是“少有所见”的了罢！我猜想：任何一位同学，谁能架得住他那“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”的教育方法呢？就凭他这个“情”字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动于衷？用得着这么句话儿了——“怎一个‘情’字了得！”

再瞅着他，蓦地，我倒独个儿地傻乐了：他那因完成任务后之轻松、无忧无虑澄澈似婴儿般的神态，恰是一个男人很美很美的神态呢！